2012年1月12日 星期四 主编 李枚 美编 李丹 校对 学文 版式 陈媛媛

焱公不仅书画双绝，而且通音律、识古器、好文辞、强于治印，“一手多能”，属于艺术界的复合型人才，艺术这口大井已被他挖得太深，合纵连横，触类旁通；艺术圈里的“矿产资源”也已经被他发掘得差不多了，他老“走别的艺术家的路，让人家走投无路”。

每当指责他“会的太多”，他就笑眯眯的，又现了弥勒佛的原形。

焱公治印，超然入古，力避凡陋。篆法、刀法、章法于协调中对应眼法、手法和心法，游刃于内而形神于外，刀起刀落均求以达心手和畅，以细处得道劲，于阔处取浑穆，或高柳垂丝，或长鲸出海。张海、马国强、谢冰毅、赵世信、李明等很多艺术家的常用印均为他所治。前两年，河南省书画院院长谢冰毅先生出画集，所选几十方常用印基本上被焱公“包场”，最后有人实在“看不过”，就提醒谢公不能“如此狭隘”，谢公这才发现“如此深爱一个人”。

去年，谢公过寿，焱公征求谢公意思，谢公脱口而出：刻两方印吧！痴绝之人，焱公不孤矣。

赵氏世信

赵书松

付饶印

左鉴钧印

三把火——印绝

欹斜天趣非神使 醉后昆刀信手来

独出机杼 别出心裁

焱公治印，绝不率尔操弧，无论朱白，均求线条灵动，刀工不滞；印风尚内涵深蕴，格局宽绰。印坛圣手无数，但像焱公治印“每方印都有其独特身世”者鲜见。

一日，焱公前往书画院，谢公正忙于创作一幅6米长卷，无暇招待。焱公思曰：世人总忙于各种纷杂事务，唯有书画艺术乃休闲之趣。故刊石“忙着逍遥”一枚，赠与谢公，以逍遥喻忙，独出机杼，别出心裁。

著名建筑学家、收藏家李伯建先生钟爱汉代器物，仅两汉画像砖收藏不下数百件，皆精品。焱公为其刊石“见两汉刻工不见古人”，边款云：“古之以学必有师，师者若天地父母，不识天地父母者，鲜也，当朝伯建兄师汉物，只识工而不知何人所工，师不知也。天下人亦有笑其痴者，实是己见寡矣。”

焱公曾失眠多年，偶有睡意，也是梦呓连床。某夜梦里误入桃园，折花无数，次日起床后刊“梦里折花一夜香”以记之。可能是石涛上人的画册看多了，托梦言志。以此看，焱公骨子里仍是古典主义的浪漫情怀，浪的不食烟火，雅的不可方物！也因此受到很多人的讥讽。

有一年，他与朋友游太行于堂山陋室。某日晨起寄情山野，偶见佳景胜处均记于笔端。渴之以山泉润口，倦之便枕石而卧。时引歌鼓情，时品箫适性，往往一曲未了，便有游人蜂拥而至。焱公感慨：箫为雅器之极，柱地可得策杖之雅，展壁而有视目之雅，奏之养气得清和之雅，听之养心得悦耳之雅。朋友接曰：甚雅！甚雅！然箫雅之外亦有俗处，君可知否？焱公求解，朋友笑曰：亦招蜂引蝶耳！

焱公故后又刊“赐吾俗”三字，力争低俗、庸俗、“三俗”。

想俗还不容易，改天带焱公去听听郭德纲的相声。

后来做梦也不再是“桃花”之类的雅物，庄周梦蝶，焱公梦蛾。后刊闲印“后生梦蛾”以自俗。

焱公嗜酒，每饮辄醉，故刊一枚“狂饮不让古人”。有次酩酊大醉，我怕扫了大家的雅兴，就赶紧开车送他回家。谁知走到半路就开始“狂呕不让古人”，鱼虾成群，佳肴满座。半月后一开车门还酒气刺鼻，盛宴难闻。

焱公酒风很正，虽醉但不耍酒疯，一觉醒来，酒意全无。虽然善饮，焱公从不与人斗酒，但若碰上找上门来的自不量力之徒，焱公也不缩头。有次在浙江千岛湖，有位大侠听说焱公能喝，非要与之比个高下，两人每人三瓶，对吹。两瓶还没干完，挑战者就人仰马翻了，焱公却面不改色，酒兴正浓。

每到年底，焱公就忙于奔走各个单位的“内部春晚”。不是为挣“穴费”，备顿酒就行，焱公就这么好打发。有时他甚至一天要赶好几场，表演的也都是他的“保留曲目”：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和《草原之夜》，绝对可以直接晋级河南卫视的《你最有才》。但有人看多了、听腻了，就让他来些新鲜的，焱公老当益壮，专门让人从网上下载了《你是这样的人》，日夜操练，技惊四座。

焱公菩萨心肠，与人为善，常不辨忠奸，受骗于人。有假给他宣传之名骗他字画的，有冒充拮据、求其怜悯骗其钱财的，总之骗术翻新，花样繁多，焱公都一一品尝过。痛定思痛，故刊“误食太公饵”，为谨记，以警醒，但往往事到临头，唐僧之心又起，任各路牛鬼蛇神、妖魔鬼怪争食之。

焱公谦卑，于书于画于印，皆入堂奥，仍刊“南郭弟子”自况，我不无调侃地建议他，刊方“东郭弟子”更为合适。

焱公却不接茬。

好抖包袱 谈锋甚健

焱公好编段子，包袱抖得一点不比赵本山差，每每吟出，肚疼一片。

焱公不仅会讲段子，而且常把段子入画。我就见过他一幅《守株待人》，题款曰：世有仿效有巢氏者，假道学之名，口谈清虚，常攀于树之顶，斜视其下，指点尘世，其神情仿若得道仙家。曾与人言，能与树隙间自由穿行，捷若禽类，令猿猱不及焉，此乃登高之极则，世无能入此境者。一日猛虎过此，欣喜附于树下观之。乌鸦见了问道：汝为百兽之王，以血肉为食，以威武得名，今何以不用威武获其佳肴？虎笑而答之：此是玩境界之人，恐早晚非摔死不可，今守株待之，正为此佳肴也。

某些盗艺术之名的家伙，自称“艺术家”，艺术道路上还没有站稳脚跟，就开始玩境界，甚至大量输出价值观。焱公实在看不过，编个段子讽刺之。

还有一次书法展览活动，某书法家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，藻鉴颜筋柳骨，品骘赵血欧肉，臧否沈鹏张海，书坛唯我独尊。尽兴之时，手舞足蹈，唾星四射，大汗淋漓，便借焱公扇子一用，谁料打开扇子一看顿时面露愧色，悻悻而去——焱公以“仓颉笑尔鼠辈”书于扇面自省，没想到还能以此醒人。其后，焱公又专门刊石“仓颉笑尔鼠辈”以“三省吾身”。

以后在焱公面前言行真要注意了，露怯不说，说不定某一天就被他编排进去了。

八大山人为青云谱斗姥阁撰写过一幅楹联：谈吐趣中皆合道，文辞妙处不离禅。焱公谈锋甚健，常妙语连连，字字珠玑，而又不乏真趣味。别人说他“狗屁不是”，焱公说：“你说得对，我就是‘狗屁不是’，你是行了吧！”

还有位朋友说最近特不顺，找焱公倾诉。焱公问：“可能与你最近读的书有关。你最近在读什么书？”朋友说：“在读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。”焱公说：“怪不得，你老想当‘老子’，我最近就非常顺，因为我最近不仅在读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还在读庄子的《逍遥游》和孙子的《孙子兵法》，我这是‘老庄孙子’！”

朋友若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对焱公大行拜师礼。

活得本真 大智若愚

焱公还经常给我做思想工作，其理论水平不比那些情感专家差；口才也在于丹之上，但他“才美不常外现”，不想做男主角。

焱公活得本真，不装；表面上有些愚痴，那是不给我们一般见识。在他面前，我们只能算小聪明，他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有次他揶揄一个人，说：“你太聪明了，这么容易的问题都会！”被他表扬的人听不出“话里有话”，乐呵呵地欣然受之。

后来，我把小布什的故事讲给焱公听：小布什小时候老被人取笑，说他傻。有人就实验：向他扔了1美元，小布什没有去捡；向他扔了10美元，小布什依然没捡；向他扔了100美元，小布什捡起来就跑。

焱公一脸雾水：什么意思？

“小布什如果捡起1美元，那个扔钱的人就不会再向他扔100美元了。你就是小布什这样的人，老奸巨猾！”

焱公也乐呵呵的，欣然受之。

今年是焱公的本命年，他装扮得“祖国山河一片红”，宛如一团火照亮前程，辉煌未来。

我隐约有种被炙烤的感觉。

随处方便